

远去的小渔村

□詹敬鹏

如
烟
往
事

近日,我又来到曾经工作过14年的铜陵古镇大通,伫足在大通老渡口一处台阶上,举目眺望位于青通河与鹊江交汇的河南嘴小渔村,昔日的小渔村和岸边渔罾早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平坦地和一根红白色的航标柱。望着远去的小渔村,我的思绪回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中叶……

曾记得,我是1981年10月下旬从重庆某部转业被分配到大通镇工作,当年的河南嘴小渔村叫渔业公社,1984年乡镇机构改革,渔业公社撤销,人员编制编入大通镇,小渔村也改为河南嘴居委会。也就是从那时起,我与小渔村的干部和渔民有了零距离的接触,从他们的言谈中陆续了解到河南嘴小渔村的发展与变迁。河南嘴小渔村渔民捕鱼已有600多年的历史了,从明代洪武年开始,小渔村便有高、张、朱、吴、孙、史、叶等七大家姓氏定居在河南嘴以捕鱼虾为生。渔民们捕鱼的工具多为渔罾、渔网(拖网、撒网、鱼花网)、挂鱼钩(滚钩)、裤脚笼、虾笼、鳊笼等。在大通古镇上至今流传着河南嘴小渔村“撒网撒得腰杆勾,不如高家一罾兜”和“撒网十网九网空,老张一网定成功”的“高家的罾,张家的网”的神奇故事。随着长江水族资源的逐渐枯竭,当地政府为了河南嘴小渔村渔民的生存出路,在20

世纪70年代,将离大通镇5里的鸡冠山一处湖滩,改造成5000亩的水产品养殖场,定名为白浪湖养殖场,部分渔民开始上岸在鸡冠山安营扎寨实行人工水产养殖。在我的记忆里,20世纪80年代河南嘴小渔村,渔民从事的主业大致可分为三大类,即:继续沿袭采用罾、网(撒网、迷魂阵)、挂(滚)钩在江网捕鱼虾,从事水上运输和人工水产养殖。

自从河南嘴小渔村划归大通镇管辖之后,因工作关系,我走进了小渔村,当年的河南嘴小渔村定居着上百户渔民,基本是砖瓦穿枋结构的民房,有的是两层小楼房,还有一所河南嘴小学校。由于小渔村与大通老街有一条青通河相隔,小渔村的渔民上大通老街和返回小渔村,以及人们到河南嘴小渔村的唯一交通工具是小木船。在小渔村,记得我写的第一篇稿件是渔民于保年为两个儿子聘请家庭教师的消息。那是1985年元月初,在副镇长李斌的推荐下,我来到于保年的渔船上,采访他聘请家庭教师的前因后果,写了一篇小通讯寄到《铜陵报》。负责这篇稿件的编辑是王洪启老师,他将我这篇小通讯改为300多字的消息,放在1月8日《铜陵报》的报眼上。眉题是:不愁没钱花就愁没文化;主题是:捕鱼专业户于保年聘请家庭教师。这篇消息获得《铜陵报》1985年度消息类一等奖。这篇消息见报后,还引起《半月谈》杂志姓冯的记者的关注,冯记者专程来到大通镇采

访,后来于保年聘请家庭教师的故事,登上了《半月谈》杂志。嗣后,我还陆续采写了渔民吴友根和另外一个姓杨的渔民,他俩深夜在大通羊山矶江面上,冒着生命危险勇敢落水菜农的感人事迹;渔民高根保大胆承包白浪湖养殖场的故事,以及小渔村的渔民多次将误捕的国家一类保护水生动物中华鲟,主动放回长江的故事等等。从他们的一言一行中,我感悟到小渔村的渔民在新中国的阳光滋润下,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身上处处闪烁着善良、淳朴、诚信、忠厚,以及敢于冲破千年来“渔民不救落水人”的陈腐观念的高贵品质。

然而,在我的印象中,河南嘴小渔村留给我最深是渔罾。渔罾,河南嘴小渔村渔民称之为“生命之罾”。因为,渔罾是小渔村渔民的亲密伙伴,是渔民勤劳的见证。对河南嘴小渔村渔民来说,没有渔罾,就是没有生活的源泉。这里的渔民往往因为能制作一张称心如意的渔罾,而增添许多生活的勇气和智慧。“扳罾得顺手,越扳越有劲”。在20世纪50年代,河南嘴小渔村的渔民在青通河里曾一罾扳起800多斤黄姑鱼。1988年金秋时节,我曾见到高家兄弟俩,用船头罾在青通河上一罾扳起105条鲢鱼。河南嘴小渔村的渔罾大体说来可分为三大类:岸边罾、船头罾和拦河罾。岸边罾多数是有固定地点,大的有一

两丈,小的只有一两米;船头罾是安装在小木船上,用4根或2根毛竹支撑起的渔罾,可以划着小木船在青通河或鹊江江面上来回流动扳罾;拦河罾则是用渔网把整个一段河面拦腰截断,可谓是小渔村渔民最大的渔罾。记得孩提时代,我时常在鹊江边看渔民们扳罾,有时也拿着活动的小渔罾跟在大人后面学着扳罾,嘴里还不断地念着母亲教给的“扳罾歌”。“扳罾,起罾,扳条大鱼十八斤,大鱼送隔壁,小鱼自家吃……”我在大通镇工作期间,还能看到河南嘴渔民们扳罾的身影。每当看到青通河上渔罾点点,渔民们扳罾、起罾,忙忙碌碌的情景时,总要唤起我儿时的回忆。每当西边的天空燃烧着一片桔红色的晚霞时,我看见,一阵阵微波荡漾的时候,那映照在浪尖上的霞光,就像一片片燃烧的火焰,闪烁着,流动着,消失了,而后面的一排又在闪烁着,流动着,涌了过来。船儿在浪尖上荡悠着,罾儿在霞光中晃动着,鱼儿在罾里蹦跳着,欢乐的渔歌在故乡青通河畔久久地飘荡着……

而如今,随着长江大保护,河南嘴小渔村走进了历史的尽头,最终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再也看不到青通河上“渔罾最碍船”的繁荣景象了。远去的小渔村,以及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在河南嘴小渔村的鼻尖上,与岸边罾留影的老照片,只能留存在我的记忆里。



平凡的世界,忘我的情怀

□程应峰



前不久,单位购置了一批图书,其中有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上中下厚厚三册。几天后,我见单位一小伙子捧着这部书在读,很忘情的样子。我的思绪因此一下子回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

那个时候,我有一嗜好,就是在午睡前听半个小时的长篇小說联播,如果不听一听,一天就像丢了什么似的。《平凡的世界》无疑是我听过的小说中极精彩的一部,这部小说以中国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为背景,通过复杂的矛盾纠葛,以孙少安和孙少平两兄弟为中心,刻画了当时社会各阶层众多普通人的形象;劳动与爱情、挫折与追求、痛苦与欢乐、日常生活与巨大社会冲突纷繁地交织在一起,深刻地展示了普通人在大时代历史进程中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一路听来,深入心灵,不忍释手。

然而,路遥却是英年早逝。原因在于他长期处于恶劣而清苦的生活、写作环境中,在他将不可多得的精神产品推送到世人面前的时候,他的不容易并没有受到世人的关注。事实上,路遥是个把写作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人,他曾说:“我由于陷入很深,对处理写作以外的事已失去理智。我常常暗自噙着泪水,一再问自己:你为什么要这样?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路遥之所以成为路遥,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把全部生命投入了写作,生活的清贫于他来说无足挂齿的。据说,在这部小说写上最后一个标点符号后,他满含生命深处迸发出来的泪水,大

叫一声,将笔掷出了窗外,然后昏倒在写字台旁。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他无法从书中回到现实世界中来,连过马路都要弟弟搀扶。因为全身心投出写作,他耗尽了全部的生命体能,不久,便离开了人世。

这部小说最令人感动的,是孙氏兄弟不甘为命运的玩偶,在沉重的生活中发掘自己被禁锢的价值,生命不止,自强不息,这对看过这本书的人无疑是一种潜在的激励。

人生总有不如意的时候,我也不例外。80年代初,因高考失利,我只能走进一所普通的大专院校就读。因为看不到自以为璀璨的前景,大学期间,甚至是大毕业后参加工作的几年时间内,我的心境好像从来没有真正地晴朗过。后来,一不经心,在专业之外,我先后爱上了绘画和文字。最终与文字结缘,应该与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有关。

听着广播小说《平凡的世界》,我不止一次被小说中的主人公打动。小说中“平凡但不平庸”的群体——孙少安、孙少平、孙兰香、田晓霞、田润叶、李向前……一不经意,就让人从中找到了生命的映像,从而找到了生命的着力点和生活的支撑点。在艰苦的环境里,面对诸多困难和挫折,承受着巨大的打击和压力而不言弃、不言败,为了自己的理想,在逼仄的生活境况中挣扎的孙少安、孙少平,该付出多少心

血啊。听着,想着,我的内心不知不觉就敞亮了许多。是啊,尘世之间,真正有价值的人生,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不经历风雨又怎么能见彩虹呢!正是《平凡的世界》不平凡的故事,悄无声息地帮我修正了一度消极的人生轨迹。正如书中所言:“命运总是不如人愿。但往往是在无数的痛苦中,在重重的矛盾和艰辛中才使人成熟起来,坚强起来,虽然这些东西在实际感受中给人带来的并不都是欢乐。”

路遥创作出《平凡的世界》,就像一个技艺精湛的王雕工匠雕出了一座美轮美奂、栩栩如生的仙女玉像。他不遗余力地将精神世界里的“仙女”拿出来放在了一块璞玉上。《平凡的世界》这部小说和路遥本身向我们述说的,是独立的人格,“忘我”的情怀。一个人的生命,有了人格的光芒,忘我的境界,又怎会没有永恒的走向。倾听《平凡的世界》,就像倾听亘古大地与苍凉宇宙间滑过的平凡的声音,荡气回肠。

时至今日,书中的情节大多模糊了。但看到现在的年轻人有心捧读这部小说,我的心地就有一种莫名的感奋。我依然相信,平凡世界里依然有许多不同凡响的心。我想,书中传递的正能量,既然可以在上个世纪深深地植入我的心灵,也同样可以在今天,浸润每一个有心读这本书的读者的心灵。



今年盛夏,母亲生病了,我们姐妹轮流看护陪伴。待母亲出院后,我们依然轮流去妈妈家给她与父亲做饭等。这天,我们母女坐在一起闲聊关于饮食,母亲讲之前我小妹给她带一个南瓜,青黄色皮,皮上面还长了点小疙瘩,手轻轻一按便有汁水冒出,挺新鲜。晚上她用这个南瓜煮粥,特别好吃,是以往的味道,那么细腻,那么甜蜜。说完,母亲眼睛里流淌一抹浅浅的回忆与快乐的情愫。

母亲的话语打开我记忆的闸门,在我们小时候,农村家家户户口粮都很紧缺,想一餐吃饱肚子的白米饭几乎少之又少。但每到麦子成熟的季节,我们家把麦子碾成面粉存放家里。夏日里,常常用南瓜煮疙瘩汤。

父亲与母亲把屋子四周能开垦的土地都翻出,种得最多的就数南瓜。南瓜的生命力很强,只要种在土地里,它就会生长,长长的藤蔓不断蔓延,青色的藤,绿叶茂盛,很快又开出一朵朵黄色的花。这时,屋子四周生机勃勃,父亲每天清晨都会手里端着茶绕屋子外面转一圈,看看那些粗壮的南瓜藤,有时蹲下用手摸摸,满心欢喜。偶尔施肥浇水。我们姐妹喜欢那些怒放的黄花,更盼望能捧上大南瓜。

大凡事物都有灵性,你喜欢它,它也不负于你。在我们殷切的期盼里,南瓜出生了,开始是一个小小的青果儿,不经意间,它疯长,一天一个样儿,快成熟的时候,南瓜皮是青绿色的,并且发出青幽幽的光。有的果实显露在外,触目就可以把欢喜抵达;有的南瓜扶持,把自己深藏不漏,当你扒开厚厚的叶子或茸茸的草丛,它给你的惊喜是你想不到的快感。这时的南瓜,母亲摘下来把它切成丝再配上青椒炒,刚摘下来的南瓜,在母亲锋利的刀刀伺候下,流淌一缕缕清清的汁水,炒好的南瓜青椒丝,香辣柔腻,新鲜爽口。

母亲常常讲,还是要把南瓜再养养,养老点,养大点,那样,一个南瓜可以多吃几餐,再讲老南瓜长出的粉更

有味道。盛夏,南瓜基本都长老了,这时节,我家吃的最多的就是南瓜煮疙瘩汤。每到傍晚,母亲先把长老的南瓜摘回家,清水洗后再切成片,放在大锅里,柴火煮八成烂。然后将面粉做成一个个小疙瘩,放进南瓜里,再煮一会,等面粉疙瘩熟了,一锅香喷喷的南瓜疙瘩汤就好了。

等最后一抹夕阳下山,一家人忙好当天要做的事后,母亲让我把院子里收拾干净,洒水,然后把竹床放在院子里正中间,母亲拿一个最大的脸盆,盛上刚做好的南瓜疙瘩汤,放在竹床上,还端来自家腌制的豆角,我们姐妹摆好碗筷。

开饭了,第一碗由母亲为父亲盛上,这是我们家的传统习惯,如奶奶在我们家,一定是先给奶奶盛,母亲一直这样。接着,我们可以自己按顺序,每人盛满满一碗。这时,门前屋后的大树上,蝉高唱,叶轻舞,夕阳西沉红艳艳。金色的南瓜,银白的面疙瘩,互相融合,相得益彰。一家人吃着,聊着,欢声笑语洒满小院。

南瓜疙瘩汤,在艰难的岁月,它填饱了我们的肚子,陪伴我们成长,也给我们带来温情与温馨。同时在我们年少时,体会了父辈的艰辛与生活的不易。如今,家家是小康,日子天天美,但我们常常吃南瓜,更忘不了南瓜疙瘩汤的美味。我与姐妹们约定,明天再买一个南瓜与些许面粉,在妈妈家煮一锅南瓜疙瘩汤,美美地吃一顿。



桃花潭水深千尺

□金忠

泾县桃花潭我已经来过三次,每一次来感受都不一样,觉得这里真的像李白所言“桃花潭水深千尺”。

第一次来是很多年前的一个春天,来的路上心里盘算着:桃花潭一定是一汪绿水、万亩桃花,一定能看到“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的古色古香,在车上还有人哼着蒋大为唱红的歌曲《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到目的地后导游介绍说:这就是桃花潭,它的上游是太平湖,下游是青弋江。桃花潭发源于石台县和黄山北麓,是长江支流青弋江的上游,西岸住的主要是万氏家族,东岸住的大部分是翟姓人家。看着眼前的“景致”大家有些失望,我也觉得实景与想象的落差太大。顺着导游指的一块木牌子,看到上面写着汪伦邀请李白来桃花潭游历的故事。

汪伦仰慕李白诗名,唐天宝年间,他听说诗人李白旅居南陵叔父李冰阳家,便写信邀请李白到自己住地(桃花潭)游玩。信中说:“先生好游乎?此地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地有万家酒店。”李白接信后欣然前往。来到一看,原来这是一个偏僻的南阳小镇,只有一家酒店,并无十里桃花,根本看不到信函中所描绘的热闹繁华。

当时老李的感觉估计与我们第一次来的感觉相同,汪伦解释到:“酒店老板姓万,故曰‘万家酒店’。这一段水域上下约十来里,统称桃花潭,故名‘十里桃花’。之所以这么说,真实的想法是希望先生您能来此一游,聊慰吾辈思慕之情。”李白是不拘小节的浪漫诗人,觉得老汪的解释也算是民俗文化里的“脑筋急转弯”。只是自己事先没悟透“包袱”,不明就里贸然而来,怪不得汪伦。于是抛掉不悦,转赠为喜,与汪伦把酒言欢、纵情山水、相娱多日。

为了纪念李白的足迹,现在桃花潭西岸的万村依然保留着修建于明末清初的“怀仙阁”。怀仙阁依山临水、飞檐翘角,美丽的青弋江携一湾绿水从阁前轻轻划过。据说这是当年李白与汪伦饮酒聊天的地方。走进怀仙阁,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墙上悬挂的当代伟人毛泽东手书《赠汪伦》挂匾。中国人都熟悉的“毛体”,笔法俏俊、大气磅礴、无拘无束、飘逸若仙,与李白的诗风浑然一体。文化是需要沉淀的,沉淀的越久魅力越大,越有观赏价值。我们在万村还可以看到“万家酒楼”的遗址和占地一亩左右的汪伦墓。

据说汪伦是歙州黟县人,做过泾县令,后退隐桃花潭。有人说汪伦既

无文名也无诗名,仅靠一次“打赏”打出了“千古名人”。我不以为然。我以为汪伦是一个了不起的历史人物,虽然官不大,地位也不高,可是他把地域文化做到了极致。没有他,桃花潭可能就不像现在这么著名;没有他,《赠汪伦》这首诗极有可能胎死腹中,是他催生了李白这首歌颂人情美的千古绝唱!有人统计李白在泾县(泾川)先后写了十三首诗,但都难与这一首匹敌。我以为在这里汪伦与李白珠联璧合,共同铺就了桃花潭的文化底蕴,这是独特的,无法替代的底蕴!从此桃花潭走出了泾县,走向了全国,走向了世界。

汪李相聚分别时,汪伦送李白八匹名马、十段官锦。这是当地民间传说,木牌上没有介绍。导游说:泾县自古就是养蚕产丝的地方,汪伦当时已经隐居桃花潭,他所赠其实也就是“地方土特产”。那天李白在东园古渡乘舟准备离开时,汪伦在古岸阁上设宴为他饯行,并拍手踏脚,以民间的“踏歌”烘托气氛。热烈的欢送场面充盈着浓浓的酒香激起了诗人的无限感慨,于是写下了家喻户晓,现在入选小学语文课本的七言绝句《赠汪伦》:“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桃花潭现在与太平湖很近,它的上游几公里处就是陈村发电站。一千多年前的桃花潭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已经无法复原。但是,桃花潭的文化很有嚼头、很有韵味。

这次来主要是几位练友在晨练时提议的:“桃花潭现在免门票,我们去玩玩吧!”是啊,反正宅家也没事,于是跟旅行社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我这是第三次来桃花潭,这次来还有一个意外收获:听一位当地人介绍,李白当年到桃花潭、到万村,除了应汪伦的相邀外,还有一个目的是寻找早在长安相知的旧友(一说是同窗)巨匠。李白的《早过漆林渡,寄万巨》诗里有这样的句子:“因思万夫子,解渴同琼树。何日睹清光,相欢咏佳句。”

万巨是谁?李白为什么要千里迢迢来找他?这些很少有人提及,导游也没介绍。

每一次来桃花潭,总有些新的认知。你会在看似简单实则十分厚重的人情往来中,感受到那份纯粹的、对真正传统文化的崇尚,和对像李白这样诗人的敬慕。

